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四

記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迂齋批：首尾二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議論体明，識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此句大關）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此一斡尤奇絕，温公不及此）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此篇尾三四語凛凛乎秋霜烈日）

待漏院記　　王元之

迂齋批：句句見待漏意，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俳儷，然句法嚴，氣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体。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此節見待漏意）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

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
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
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
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
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
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
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
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此尤切 一轉 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
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評 疊山批】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公天然自取妙處在臨了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宇量直
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疊山評語云】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鉶
所著小說也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
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
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
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
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
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
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 此一柱 則
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
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
此樂何極登斯樓也 此亦一柱 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
喜洋洋者矣 樓之變態萬變而人情所感不過二端此一樣人勝前一樣人要之是想有己者而已 嗟夫予嘗

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人情加憂不過上下二端，而仁人之心出處皆是一致憂樂不在己，則在物，故一致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總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夫子之道）。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結尾有力）。

小竹樓記

王元之

（東萊曰）（嘗聞之山谷云：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以爲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衣一無），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晝錦堂記

歐公

（張子韶云）（予聞陳伯脩云：歐陽公書晝錦堂記云元賢皆知其文至若嘉兩字記此非字此若未易知也）

（唐子西語錄云）（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

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此學文之法也

〔迂齋批〕文字委曲善於形容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窮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
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辱在其親者則嫂者可畏一旦高車駟馬達旗旄導
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
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
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
國公則不然前面意思本自殘陋得此一句斡轉公相人也先着此一句世有令德為時
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
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迴非如窮阨之人
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
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
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
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
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
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
以為戒丞相之見斷斷如此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
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
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結語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
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結
步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
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有美堂記　　歐公

〔迂齋批〕將他州外郡宛轉假借比並形容而錢塘之美自見此別是一格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

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illegible]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林登臨之美[illegible]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illegible]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窮閑寂寞之地无盛麗雄富之觀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川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揚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抑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兼說金陵錢塘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得金陵一段以並形容則錢塘之美更覺精神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盛麗雄富蓋十餘万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山水之美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與窮愁放逐一句相應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收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總結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迂齋批 文字宛轉以見此險而不亦險之意且言前日之險亦仕宦自取之尔

畫舫齋記

歐公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

其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私所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以仕宦比商賈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歘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於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因以置于壁

蘭堂記

羅畸

元祐四年予出而仕司法於滁五年季春作堂於廨宇之東南堂之前植蘭數十本微風飄至庭檻馥然予方休乎堂上欣然咲曰猗歟蘭哉是可以名吾堂蘭之為物幽而芳者也嘗讀楚辭每咲屈原喜命蘭以自況原之幽操峻節皭然自拔於濁之俗而不受世汙染茲誠無愧於蘭矣然彼不知夫蘭之於所居非側僻險絕之層崖則幽荒寂寞之窮谷煩條惡草相與叢翳曾不得與黃

蒡白葦俱出而用於世顧獨寥寥稀矣而蘭猶自若也原一不偶
於楚輒自負生爲澤畔愁吟之纍客死爲江上漂泊之滯鬼又豈
不知所謂無人而自芳者歟噫蘭之德淡然不可以榮辱何其有
道君子也故予之於蘭猶賢朋友也不敢輒玩之載以畫臺衛以
脩檻所以接其卑汙而養其潔也富貴不入吾庭者忌夫繁英縟
彩之傷其質也嘉菊數叢錯峙而間列者懼其太孤易撓於風雨
而以夫氣類稍同者助之也唯予之病於世久矣而聞道晚世念
一至往往顧影自喚軒檻之間徘徊閑吟而與蘭相值俯而視仰
而思則釋然而自愧噫由斯以往朝於是焉襲蘭之馨莫於是焉
擷蘭之英携書載觀引酒對酌庶幾久與之俱化

二友堂記

濳庵

上方側席髙人起左史福唐李公彌遜於鈞棻閑將大用會南方
告饑而廬陵特甚詔以公作牧以字罷黎既至撫垢爬痒民獲蘇醒
郡以大理則求所以慰憊瘉者於視廬之偏得古松蒼然對植以
竹閑軒其下榜曰二友且爲松竹主人命郡人胡某志之僕曰公
山林十有五年窮崖怪壑家猿狖而宮魚龍宜其於林木飽聞而厭
飫若豈少此二物哉是蓋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
牧養小民惠鮮鰥寡以剛毅不回之士然剛難不失之虐則奪於
慾故曰棖也慾焉得剛而書則曰剛而無虐蓋不虐不慾可以言
剛惟剛故能行仁公獨有取於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於剛耶方
公閒於薄書日哦其中見夫獰飆膠轕令風薄人淸陰滿處則思
所以大庇我民以澣以濯見夫落落高標凌轢霜雪有不可犯之
色則思所以上列利病與當途要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幽姿勁
質鸞鶴對峙而不受鷙雀則思所以擊奸尚賢使君子有所恃而
小人有所畏卒之雨暘以時物物得職威令神行惠澤川流仁周
乎虢桑義高乎偃伯曾不旬歲而民和年豐是豈巧言令色四體

若無骨者所能乎至若心遠地偏境與意會萬事不到賀次聽號鐘之松風枵寒螿之竹露塗歷物表使有濠濮間趣回視軒冕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雖然是固可友而不可屈公將羽儀天朝固不能屈之使西如磬頂者然能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愧二友實丘蟄龍之友

遯齋記

澹庵

余里人周召披其有走行在疏朝廷得失號一時狂直他日語余將買書歸築齋以遯且以遯名之其謂何余曰易有遯在象為大過春秋不見書蓋遯非聖賢之得已也殆如詩考槃考槃賢者不得志退而窮處者作也子以一介草茅一言而善廟堂擇焉使待試禮部則與衛之賢者不得志於時者異矣而欲遯焉左也雖然是固左已然衆方炙轂以昧進已獨脫屣塵軒作沐猴禪正自不惡請因考槃之義以鍵子之決夫考槃賢者處澗阿能成其樂者也其章言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鄭子云弗諼不忘君之惡弗過不入君朝弗告不告君以善道也歐陽子云弗諼不忘隱處之樂弗過獨樂不他適也弗告不告人以此樂也伊川子云弗諼不忘君弗過傷不得過君之朝弗告不得告以善也從鄭說則流而為行吟塗哭爵而獨貞者之為也從歐陽說則流而為槁木寒灰往而不返者之為也從伊川說則流而為假隱釣名足叢蠹而志城闕者之為也是三槩者將安從子歸闃繹優游畏不及排怨不及非有合於吾易喜好之吉則善矣反是君子或所不敢

南京宋城縣夫子廟記　石介

天地吾知其易毀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褻一政不行則缺山岳吾知其易壞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弥亘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乱於戰国莫妖於楊墨莫毒於嬴秦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凶慝厓神猾夏曰聰曰勒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季接武踵迹皆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隳拆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礼易呼吾聖人之道受戕害受攻擊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息由根柢堅而枝榦茂也淵源濬而流泒遠也三才五常爲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爲枝榦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爲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爲流泒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岳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傾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盛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爲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釋奠于令之聽事噫其爲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爲尊不敢黷慢於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飛焉穹穹闕陽耽耽闔陰夫子被王者袞冕執圭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二人列侍冀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吏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三善不可不記

兗州鄒縣孟子祠記　孫復

松齋評曰：泰山孫先生孝術之正足以嗣聖門之餘響故其深貴孟氏有距楊墨之功是記之作議論高而筆力健又且鋪叙有條理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譎詭）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双關論揚墨孟子好）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驅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發得孟子有功）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鱉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人門者無先於孟子力乎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也其按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復學孔而睎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況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噫孟子既能述孔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

以書年月日記（末先有力）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此篇論夫子之力大故歷此聘而求仕顏閔之力小故不敢仕）（文字有關係首尾相照發明理致）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
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
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
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
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
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
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
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
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雜
德行者四人（自德行及進一節）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
仕季氏嘗欲以閔子騫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
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汚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
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以此譬周家之亂）望之茫洋
不知其邊卬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巖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
雲然後發風濤而不僨觸蛟龍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誇
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
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此有意方）
（下棘得）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之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
忘返蓋亦有隨舟而將試焉（此江湖之舟）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
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出脫得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道也是
以止而有待（佳）夫子嘗曰丗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
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本傳 嚴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 先生嚴光武拜諫議不受耕釣於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州桐廬縣 迂齋批 字少詞嚴筆力老健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兩下並說並無抑揚便見嚴光不臣光武光武不臣嚴光之意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斷兩卦天地說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結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稱讚歸立祠意仲淹來守是邦緣所以立祠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悠然無意

釣臺記

東萊

由東陽江而下遡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徇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游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蹟以其像寘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侑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爲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顧圮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公病發目移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与

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内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誠沒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睠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爲理所以勉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爲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尺牘劘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者後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響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徼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爲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变爲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邪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江下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政足樂也則公豈專爲一郡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緣山作亭以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户參軍吳桂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又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又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睨耆若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戢兮悠悠憂患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雖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丗風俗偷喪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

寡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
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撫州顏魯公祠記　南豐

汗齋批（議論正筆力高簡而有法質而不俚）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
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国
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
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有力）
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
李輔国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
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都應在後）楊炎盧
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看他連用許多斥字便見他布置）猶不滿意李
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
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
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
公為之唱也（有力）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七十郡得兵二十餘
万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
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
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
三忤於世失所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
（應前面許多斥字）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接有力）公
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瑕瑜不掩）不皆合於理及其
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
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
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又應前）而始終不以死
生禍福為秋毫顧慮（推本之論）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

收

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田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閬州新政縣顏魯公祠記

唐庚

（評：詞氣發動 議論正大）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落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凛然也元符三年余友鐔叔來丑是邑始爲公作祠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議論）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是未必然（此先說破之說而後伸己之說）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邪而小人許然自以爲得計（破此說）不亦繆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棐於數千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字之妙又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

顧數句相應　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驪山登離堆探石堂看他筆勢觀其遺跡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記

吉州州學記

歐公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二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情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大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求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斈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斈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以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

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壟畝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覧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廡

桂陽軍學記

南軒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峒胜紛擾之後甫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郴學之成其嘗爲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眞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蹇淺又況平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爲覔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訹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願與諸君共勉焉

吉州州學藏書閣記

楊東山

古有存李有閣閣有書自本朝慶曆三年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
始也學之成歐陽文忠公為之記極盛大備壯偉閎耀棟宇凡七
而閣與居一焉于今二百餘年黌舍凡一再徙所謂壯偉閎耀者
固非其舊閣不復存幸書存焉爾有書而無閣書將焉儲儲之直
舍直舍豈書庋哉書弗庋是輕其書輕其書有書猶無書也然則
書之輕重閣之有無繫乎繫邪寶慶二年會稽劉君漢弼為郡文
學掾偕諸生請于郡曰學之舊書有如九經則後唐長興後周廣
順所刻印之帙也諸經諸史則本朝京師國子監中之本也大江
之西郡十有一書亦悉萃則今兵部侍郎胡公槻之治也不既富
矣哉而弗閣焉非闕歟學無所以資舍州疇資郡可之於是前史
君趙侯希蓋與之粟斛五百今史君趙侯汝愚與券緡五百求新
張大夫給亦俾工師致大木焉營度斯決財用斯發首舍斯撤新
閣斯傑扁榜斯揭華堂斯設藏廡斯列復舊觀之烈經始于丙戌
之冬落成於丁亥之夏裝舊書悉叢于閣貯以四庋第以甲乙丙
丁藏焉閣郡咸喜視寶慶猶慶曆然視二趙侯猶李侯然漢弼以
書謁某曰子為我記之某不敢以末學固陋辭財為之言曰閣之
未復書之未藏君子固有憂也閣之既復書之既藏君子猶有憂
也君子何憂也蓋閣易爾書為難書易爾讀為難書藏焉閣奠焉
顧不美歟雖然為書謀不若為人謀繼自今後學者居是學登是
閣啓是庋讀是書朝於斯夕於斯讀經則探聖賢之本原讀史則
知歷代之治忽讀諸子百家則擷文章之英華繇書而心繇心而
身繇身而國而天下致君澤民盛德大業皆書之用也至此則閣
焉可也弗閣焉亦可也書焉可也弗書焉亦可也何則書即人人
即書大哉書乎是歲七月朔具位楊某記

吉州吉水縣學魁星樓記　　楊東山

三山林侯半千為吉水宰之期年縣學成未幾樓成侯之志士之

力也昔陋而今於壯故典而新於有宏謨集功為江西諸邑甲侯
謂余曰學之成毅齋先生曾八㷋為之記矣樓之成子盍為吾記
之匪吾之是為抑多士實為余曰余邑人也邑之故余知之邑與
廬陵人物天產山川之勝實絪緼焉東山崇崇士之頴也文江沄
沄士之泓也有是頴故邑之士高以秀有是泓故士之文清以醇
高以秀則其節不屈清以醇則其學有原士不負邑也第邑負士
耳何謂邑負士毋乃作成興起之未至歟邑見其所欲士將自琱
琢邑見其稽意士將自表異顧為之宰者作成何如耳作成施焉
興起隨焉士之興起夫豈其難今學成而樓新樓新而名偉侯之
所以望於士者何如哉士曰魁疊漢也人曰傑魁唐也曰魁者何
冠冕之謂也月書季攷第其高下三歲大比興其賢能冠一經一
賦一論一策者皆曰魁冠一郡一邑之多士者則曰魁實于太常
旅于集英中于科目為天下第一者則曰魁魁云魁云在天成象
星以魁名斯玉衡杓建之綱也在人成名人應乎星斯麟鳳拔萃
之神也綱揭而神運夫豈偶然哉然則學之有斯樓也樓之扁斯
魁也侯之所以作成者於是乎始士之所以興起者於是乎生魁
云魁云一樓云乎哉樓云樓云科目云乎哉閒之師曰科目有二
有帝王之科目有素王之科目帝王之科目二素王之科目四曷
謂二曰文曰武曷謂四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冠文武之
科者易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者難冠其易者夫豈無人可
稱者曰董仲舒冠其難曰僅僅一人焉曰顏淵冠其二而兼其四
家淵而人舒柢其四而䶑其二淵内而舒外此侯之所望於邑士
也不干其四而干其二惟舒之是覬姑取其二而舍其四弗淵之
是企豈侯之所望於邑士哉遂書以為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文公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

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
有以救也紹興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
告之以古昔聖賢後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
謹而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
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
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
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
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
學者無它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
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
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
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
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
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
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
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
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
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
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
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
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學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
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
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
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
而後宏其規寬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
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

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文公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之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托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朱文公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

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与夫学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学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学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学官使其学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興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万而取諸廩士之贏者盖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体仁戎帥張侯詔亦捐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学盖有志於為已而意其所以学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為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為極至之歸也因為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為学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学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

南安軍学記　東坡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学校也今亡矣獨学校僅存耳古之為学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

擇可進者以射侯之礼斈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安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棘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斈政也射之中否何異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又集而後論士盖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斈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之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斈有斈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斈也斈莫盛於東漢士數万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斈矣雖荒服郡縣必有斈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斈故南安之斈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斈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凡万二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斈之用莫不嚴具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斈成而侯去今為潮州厶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厶者二百餘里願紀其實夫斈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斈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斈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国元年蘇厶書

袁州斈記

李盱江覯

迂齋批：議論關涉，筆力老健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祗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覯諗于衆曰：

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只一句過便了）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論秦），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章之變）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章之驗）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章之效蓋為此）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收拾得好）

通州重修州學記

誠齋

通州故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碩來作藩，既拜先聖，周視屋雨風空，穿楶桷最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亡所取貲。忽籍曰四鄰東偦之問，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流馳之於橫舍，其可。乃斷乃變，乃陶乃斲，乃塈乃雘，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百具檻，有雞其唐。於是舍菜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如，誦弦鏘如，有苗斯童，有髯斯艾，旁招幽討，靡不翔集。邦之士民靡不闓懌。公移書於余曰：「子盍記之？」余復之曰：為我謝通川之士，公之厚士亦勁矣，士何

以報公余聞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故自衆家而出至于平天下自脩身而入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詳畧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弗琢焉琱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珮故身不可以不脩也琢且琱矣而脉理之不端瑕纇之不瑩則玉人者力倍而器無就故脩身在正心理端矣纇瑩矣良工視之曰噫瑨也則襮背而裏不核故正心在誠意幸而玉也非瑨也而主人懵焉莫之識則亦或毀于埴或捐諸僻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之矣問其所以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蓋如此何謂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天生烝民之則者非歟究而至之是之謂格物學者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跂於聖潛乎身溥乎天下國家夫獨待於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其將焉在

瑞州高安縣學記

誠齋

筠之負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雖有附於州學之西廡一小齋旁隳焉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璟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日落成於今年正月既望爰揭扁牓學子咸集且樂且詠有歎于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卑或曰廩給尚窶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敬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於顏之巷茲宇之卑不卑於憲之室茲廩之窶不窶於陳蔡之羹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闕以九軌郭以千區鐸以萬鍾於二三子之學將益乎不也使二三子聞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顏蠲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斂諸身專則敘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微學舍可不可也學職某某謁予記之為書其說

記

江州濂溪書堂記　晦庵

迂齋標準評曰此篇論道未嘗亡惟託於人行於世故有絕續明晦之異中間鋪叙濂溪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可謂見微識妙之論也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曬發好本朝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同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

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某記之某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幼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假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於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侯之意也云爾

道州濂溪祠堂記　　南軒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知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資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得於

以下二頁誤訂

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隆興濂溪祠堂記　晦庵

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晦庵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

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没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溺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勉齋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而太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欲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閒傳俊偉之才

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其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第以其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二月四先生祠成遣其學正張其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記　眞西山

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陳應龍屬眞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别也盖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

致歟故自堯舜至于孔氏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
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
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
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
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
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
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
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
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
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
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
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
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
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
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
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
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
非教也闡聖學之户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
兹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
中州號稱近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
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
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
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旨目爲闊迂己之良
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
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何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
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

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與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及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記

復齋記

五峯

易卦有復孔子曰復反也所以反本復始求全其所由生也人之生也父天母地天命固所有也方孩提未免於父母之懷及少長聚而嬉戲愛親敬長良知良能在而良心未放也逮成童既冠嗜慾動於內事物感於外內外紛糾流於所偏勝故去於道日以遠也此大學所以不傳而人心之所以流漫支離不可會歸於一歟扶風馬君名其種學續文之所曰復齋不汨於流俗慨然有志於大學之道因予友彪子也來求言予安能知然從事於斯如老農之服田力穡也久矣請試言其耕耨收穫之功焉夫人非生而知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緣事物而知故迷於事物流蕩失中無有攸止自青陽至于黃髮茫茫如旅人不得歸家而安處也今欲驅除外誘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復其所由生之妙則事事物物者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儒者之道率性保命與天同功是以即事即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焉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目流於形色則知自反而以理視耳流於音聲則知自反而以理聽口流於唱和則知自反而以理言身流於行止則知自反而以理動有不中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克己復禮不遠復而庶幾於聖人者也及其久也德盛而萬物一體仁熟而變通不窮豈特不為事物所迷亂而已哉視聽言動皆由至理形色音聲唱和行止無非妙用事各付事物各付物人我內外貫而為一應物者化在躬者神至此則天命在我無事於復而天地之心可一言而盡矣復之道於是為至馬君勉之哉毋驁焉而謂予

言之狂也必顧名思義與其友朋羣連而復於道然後為稱矣

復齋記

晦菴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旣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旣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馳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

敬齋記

南軒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千數百載間學士大夫馳騖四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汩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知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主敬為聖學始終之要顧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居視斯言若易焉者而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綸膠轕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為天地之心蓋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隳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為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

謂取又

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自棄以君子畏天命不敢遑寧懼其一失而同於無物也仁壽僊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益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為之書

敬齋記

南軒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illegible]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杲亢不得須臾以[illegible]止理[illegible]萬事[illegible]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illegible]川先生曰主一之[illegible]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乎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而察之事事物物不得道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任茲於斯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怠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存齋記

南軒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禀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禀天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

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其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乎上下而不可掩工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敬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爲之記若予者蓋硜硜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友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自警歟

不息齋記　　五峯

紹興二十有九年春友生毛子請曰以謨齋寓衡麓先生名曰不息惟義之與至于今十年君存若亡請先生辭而達之以比盤盂几杖之銘戒庶幾可以朝夕從事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兄既爲子名我其可不敷暢厥義以勉子志然難言也子試察夫天地之間有一物息者乎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不息於行也俯觀於地鳥獸草木不息於生也進而觀乎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息於爵位也退而觀乎市井之間農工商賈不息於貨財也滔滔天下若動若植是曾無一物息者矣今予兄以不息教子無乃使子泯泯然與萬物同波淪胥以亡乎將何以收子之放志表萬物而正之邪惟予知其有道也子其審聽吾之言乎夫日月星辰雖不息於行而息於象鳥獸草木雖不息於生而息於形卿士大夫之不息於爵位也而固息於名農工商賈之不息於貨財也而固息於利夫有所息則滯於物滯於物者不全於天不全於天者雖日月星辰不能以自化而況於六尺之軀乎噫六尺之軀有神妙而世俗之人不自知也聖人闡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宰制萬物象不能滯形不能嬰名不能榮辱利不能窮通幽贊於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下充周徧滿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

無窮本無二性又豈有陰陽寒暑之累死生古今之間哉是故學為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以為仁也此聖人與天為一之道大哉言乎舜繹之乎吾徒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而意無窮有志於道者可忽諸

弗措齋記　　南軒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為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予為記其請屢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道其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

功

其可不深攷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為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其積力久所見益深所獲益固而所以弗措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未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始為

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焉
惟夫弗措之為貴也吾子毋忽於吾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
焉則希音且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克齋記

晦菴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
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
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
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
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
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
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
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
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
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
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
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
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
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
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
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歟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
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
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
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
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
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

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爲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
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
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顧其所以見
厲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
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
云爾

無欲齋記　勉齋

家本仲訪予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
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嘆曰
入德之要其在玆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爲我言其義予嘉本仲
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吾爲之言曰寂然不
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
則其本靜矣感物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無窮感之而
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須臾寧動
靜相因交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
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
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
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人木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
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言哉天且無心欲
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
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貪最尔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
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
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未立乎其
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

埃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衣裘飲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縻也所謂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毋自欺齋記

勉齋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爲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歸以名其齋踰江過瀟湘山屬予爲之記予聞學問之道知節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曰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也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滔滔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